

“学霸”上海小囡出国深造归来致力于青少年科普

让孩子们在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

小人物

在复旦大学读本科、在牛津大学读硕士、在剑桥大学读博士，专业从英语跨到人类学再跨到博物馆教育学……在别人眼中，上海小囡袁雁悦堪称学霸中的学霸，但她却不喜欢“学霸”这个头衔。

学成回国后，这个温婉的姑娘选择做了一名教育工作者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青少年博物馆科普与人文社科视角的传播上。“在国外深造后，再回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，会觉得它是真正能让你从骨子里感动并认同的东西。”

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

“从6岁起我就非常喜欢博物馆，我觉得博物馆是一个很美好、很有意思的场所……当时整个英语系只有我一个人选了文博专业，很多人都不太理解，但我凭自己的兴趣做了选择。”

袁雁悦与博物馆的“缘分”始于6岁那年，当时在少年宫学书法的她，被书法老师带到了上海博物馆，这次参观经历，为她打开了博物馆之门，“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喜欢博物馆，我觉得博物馆是一个很美好、很有意思的场所。”袁雁悦回忆说。

2006年，袁雁悦顺利考入复旦大学英语系。复旦英语系有选第二专业的传统，当其他同学都选金融、外交之类的专业时，袁雁悦却选了非常冷门的人文专业。“当时整个英语系只有我一个人选了文博专业，很多人都不太理解，但我当时没想这么多，只是觉得从小就喜欢这方面的东西，凭自己的兴趣做了选择。”

2008年下半年，读大三的袁雁悦前往加拿大女王大学英国分校进行交流。对于这个中国学生，该校的校长也觉得特别，因为之前来的中国学生基本都是来读经济、金融类专业的，但这个上海姑娘却对博物馆这么痴迷，于是在她去伦敦逛博物馆之前校长帮她介绍了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。得知她以后想去博物馆工作所以想学一个博物馆管理专业的想法后，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建议她去学人类学。“她建议我读基础学科，说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读博物馆管理专业的，大部分都是人类学出身的。”

在之后的交流学习中，袁雁悦跑了英国很多博物馆，也听取了很多师长的建议，决定申请去牛津大学读人类学专业硕士。

牛津大学的人类学专业有很多分支，袁雁悦没有选社会人类学，而是选了博物馆人类学。她说，之所以选择这个分支，是因为西方的博物馆很多藏品都与人类学这门学科有关，而且博物馆人类学蕴含了跨学科的视角，“这个学科一直在不断反思，包括反思西方殖民时期。”

硕士学习期间，袁雁悦一方面觉得这个领域很有意思，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人类学的各种术语太学术了，和大众的距离有点远。于是，硕士毕业后，她又申请了剑桥大学的教育学专业博士，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博物馆

这个地方，会需要不一样的态度，也触及到了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本质。”袁雁悦说，一说起博物馆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古董、宝贝，觉得是专业研究者的地方，“但在英国留学期间，我参加了许多博物馆的活动，也在很多博物馆做过志愿者。我看到很多博物馆里都有各种公众教育活动，尤其是为小朋友和家庭设计的教育活动，这些活动会让人觉得，博物馆也可以是一个充满活力、给人灵感的地方。”

从英语到人类学再到博物馆教育学，袁雁悦坦言，自己在专业上的学习并不完全是提前规划好的，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摸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

“想从事博物馆教育方面的工作，实践经验是很重要的……用儿童能够理解的语言，带他们去了解不同民族的服饰背后的故事，让他们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审美其实是很多元的。”

2015年10月，袁雁悦学成回国，在社科院做了半年多纯研究的工作之后，她迫切想回归一线教学。“剑桥就是一所很注重理论研究的学府，但我觉得，想从事博物馆教育方面的工作，实践经验是很重要的，很多事情没法光从理论的角度解释，还是应该结合实践，所以我很想回归一线教学，将实践经验和理论有机结合起来。”

此时，上海博物馆正好策划推出了“上博亲子”教育平台。袁雁悦本科时曾在上海博实习过将近1年，2016年年底，教育平台正式推出之时，袁雁悦就和其他几位青年教师开始在平台上设计课程并授课。

最初，袁雁悦负责的课程主要在常规展馆——少数民族服饰与工艺馆，她会自己设计与课程想配套的练习单册，并根据课堂的情况和得到的反馈不断完善课程内容与形式。她坦言，自己花了不少心思思考如何让儿童与青少年能够接纳的形式“走近”陈列在玻璃展柜中的展品。比如，她在少数民族服饰馆开设一门针对6-9岁儿童的课程《穿在身上的密码》，课堂上，她在教学热身环节设计了一个小游戏，观察自己身上穿的衣服，并找出教师中与自己所穿的衣服三个共同点，通过引导孩子们关注服饰上的细节，锻炼他们的观察能力，并为展厅中的导览提前做好



袁雁悦希望通过“去博物馆上课”，让孩子们从小就爱上传统文化中有意思的元素。

受访者供图

铺垫，“其实就是用儿童能够理解的语言，带他们去了解不同民族的服饰以及纹饰、样式背后的故事，引发他们的思考，让他们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审美其实是很多元的。”

课堂中，袁雁悦也会通过提问形式，让孩子们明白人们都会根据不同的场合、季节等原因，选择衣橱中合适的服饰，从侧面“提醒”他们不要以偏概全，将某件民族服饰作为该民族唯一的代表符号。

一年多里，袁雁悦已设计了五门课程，滚动授课几十次。针对课程“秒杀”的火爆现象，她认为，一方面说明现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共识，认为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场所，但另一方面质量好、比较专业的课程还“供不应求”。因此，她最近也正在策划一项针对博物馆教育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。

“有些孩子很好学，进了博物馆就想把历史知识全都背下来，这并不是博物馆教育的特点。”“在国外深造过后，再回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，会觉得它是真正能让你从骨子里感动并认同的东西。”

最近几年，随着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、《国家宝藏》等节目的热播，社会上兴起了一股“文博

热”。对此，袁雁悦认为，这类节目能够引起人们对博物馆的兴趣是很好的，但也应该看到，博物馆的种类不仅限于历史类博物馆，还有当代艺术类、科技类、行业类等各类聚焦不同内容的博物馆。

袁雁悦说，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有意识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，但是目标性和参与性还并不强。她认为，最重要的是在博物馆中激发孩子们对于人类世界的好奇心与想象力。

“有些孩子很好学，进了博物馆就想学习历史知识，这个文物是哪一年的，背后有什么历史，全都背下来，这样一种灌输性的教育并不是博物馆教育的特点。”在袁雁悦看来，博物馆教育的特色之一是实物性，“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，高三的一节历史课上，老师带来了一块自己收藏的玉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传着看。当时‘去博物馆上课’还并不普遍，学校的课堂教学主要还是以课本为主。真希望现在的孩子可以好好利用博物馆这个大课堂。”

博物馆的类型不同，藏品特点也会不同，袁雁悦认为，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兴趣点也不一样，对于博物馆教育来说，引导孩子们的兴趣是第一位的，“现在强调跨学科的视野，哪怕是一件古代的文物，切入的视角也可以是很多元的，可以从历史背景切入，也可以从技术、艺术、社会学学科的角度来切入，所以引导方

式很重要。”

从小到大，袁雁悦一直对西方文化非常感兴趣，但出国后，却发现真正能打动自己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。“读博士期间有一年假期回国，我去了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，那里面的展品和氛围，让我内心非常感动。”袁雁悦说，“在国外深造过后，再回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，会觉得它是真正能让你从骨子里感动并认同的东西。”

也正因此，袁雁悦希望能通过自己在博物馆中的课程，让学员们从小就爱上传统文化中有意思的元素。袁雁悦正在设计一门课程，名字暂定为《熟悉和陌生的中国元素》，“课程里会涉及唐三彩、辽金时期的陶瓷器等，从这些博物馆藏品中就能发现，其实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东西方元素的融合，中国元素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的文化发展脉络与理念，而不只是某个颜色或是符号。”

征集小人物

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渺小的小人物，如果你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家分享，请与本版联系：qnbxiaorenwu@sohu.com